

俄罗斯与土耳其关系的内在逻辑 与发展趋势

唐志超

内容提要 俄罗斯与土耳其双边关系历史悠久，可追溯至16世纪伊始的旷日持久的俄土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至苏联解体，俄土关系经历了对峙、亲密、摩擦、回缓与务实合作等不同发展阶段。随着冷战的结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和土耳其两国关系发生历史性逆转，走上战略合作之路。这一时期，俄、土之间由合作到对抗、再由冲突到合作的迅捷转变，不仅说明双方共同利益基础牢固以及彼此需求的迫切性和现实性，也显示俄土关系的战略性和坚韧性。与此同时，外部战略环境的变化对双方关系的上述“回摆”态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土耳其与西方的战略盟友关系以及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将和平共存。

关键词 俄罗斯与土耳其关系 对抗 合作 战略伙伴

作者简介 唐志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07）。

数百年来，俄罗斯与土耳其可谓一对冤家世仇。在俄罗斯与土耳其长达600年的历史长河中，冲突与敌意构成了双边关系的主流。进入21世纪后，在普京和埃尔多安的领导下，俄土关系发生历史性嬗变，双方首次在平等基础之上逐步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近年来，虽然俄土关系经历了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争、俄罗斯战机遭击落以及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被暗杀等一系列危机的冲击，但并未修正方向。事实上，21世纪以来俄土关系的新特性仍明显带有深深的历史印记。我们欲深入探究现在和未来的俄土关系真实状况，必须从双方绵延数百年的历史关系中去寻找答案，需要回溯奥斯曼帝国与沙俄、

土耳其与苏联的曲折历史。由此，600年来，困扰俄土关系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推动俄土颠覆数百年关系模式的动力何在？俄土关系新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其前景如何？这些都是本文拟回答的问题。

俄土关系的历史基础：冲突与战争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奥斯曼帝国与沙俄的关系是俄土关系史上的特殊时期，对日后的俄土关系有着持久影响。13世纪，奥斯曼苏丹国与莫斯科公国几乎同时兴起^①，很快两国都走上开疆辟土、建立帝国之路。1453年5月，奥斯曼帝国攻占拜占庭帝国（公元395~1453年，亦称东罗马帝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信奉东正教的东罗马帝国从此灭亡。这成为俄土关系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首个重大历史事件。1469年，奉教皇保罗二世之命，拜占庭帝国末代公主索菲亚·帕列奥罗格下嫁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547年1月，伊凡四世加冕称沙皇^②，奉拜占庭象征双头鹰为国徽，沙皇俄国就此诞生。自此，沙皇以拜占庭帝国继承人自居。收复君士坦丁堡^③、保护基督教圣地、恢复东罗马帝国的荣耀，成为历任沙皇的重要口号，也成为对奥斯曼帝国发动战争的借口。从此，俄、土之间开始结怨。

从16世纪始，俄、土开启了绵延达500年的冲突与战争，成为欧洲历史上最持久的军事冲突之一。在俄、土10多次战争中^④，沙俄吞并了奥斯曼帝国的大片领土，从高加索到黑海沿岸以及部分东欧地区^⑤，黑海由奥斯曼帝国的内海几乎变成了沙俄的内海。自18世纪开始，沙俄在取得波罗的海出海口后，转而将夺取黑海出海口、打通黑海—地中海通道作为对外扩张的主要方向。日益衰落的奥斯曼帝国遂成为主要侵略对象，并引发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东方问题”，最终酿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奥斯曼帝国的解体。所谓“东方问题”，本质上是欧洲列强对垂死的奥斯曼帝国“怎么办”的问题。奥斯曼

① 1283年，莫斯科公国建立。1299年，奥斯曼摆脱罗姆苏丹国独立建国。

② 沙皇为拉丁语“恺撒”（Caesar）的俄语音译。

③ 沙皇尼古拉一世称伊斯坦布尔为“沙皇格勒”。

④ 历次俄土战争爆发时间为：1568~1570年、1676~1681年、1686~1700年、1710~1711年、1735~1739年、1768~1774年、1787~1792年、1806~1812年、1828~1829年、1853~1856年、1877~1878年、1914~1918年。

⑤ 当时被沙俄侵占的领土包括波兰、乌克兰、克里米亚、高加索等地。

帝国的衰落引起了欧洲列强竞争与侵略的野心。在欧洲列强中，沙俄的野心最大。沙俄对奥斯曼帝国持久而庞大的野心主要由几个因素推动：第一，出于沙俄政权内在的侵略扩张特性及称霸欧洲的野心。从当初偏居一隅的莫斯科公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沙俄领土已达 2 200 多万平方公里。第二，满足沙俄独占黑海海峡并打通黑海 - 地中海通道的持久渴望。黑海海峡的重要战略地位一直让沙俄垂涎。恩格斯在《土耳其问题的真正症结》一文中认为，“东方问题”的关键在于黑海海峡（指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控制权问题，即“谁掌握着这两个海峡，谁就可以随意开放和封锁通向地中海的这个遥远角落的通道”^①。第三，缘于民族和宗教因素。除了东正教情结外，19 世纪初泛斯拉夫主义开始兴起，沙俄日益强调以奥斯曼土耳其领地上斯拉夫民族的保护人自居，梦想建立斯拉夫大帝国，并以此为借口频繁向奥斯曼土耳其发难。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俄国人操纵的泛斯拉夫主义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由俄国统治的，从厄尔士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直到黑海、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的斯拉夫国家。”^②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欧洲列强在奥斯曼帝国的争夺达到白热化地步。1914 年萨拉热窝斐迪南大公遇刺事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索。沙俄、奥斯曼帝国分别加入两大敌对阵营，并双双惨败。一战的最重要结果之一是沙俄、奥斯曼土耳其两大帝国瓦解并爆发革命，在其废墟上出现了两个新国家：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简称“苏俄”）和土耳其共和国。

1918 至 1945 年初是俄（苏）土关系史的一段蜜月期。战后，两国都面临欧洲列强的武装干涉局面。面对协约国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危局，1919 年土耳其爆发了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的民族主义革命，开展了反对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等国侵略的独立战争。与此同时，“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俄政权也面临来自英、法等国的武装干涉。在此背景下，两国放下历史仇恨，共同应对来自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以捍卫革命成果。1920 年 4 月，“土耳其大国民会议”开幕，凯末尔政权发布的第一个外交文件就是致苏俄的呼吁书，希望建立外交关系，并请求援助。苏俄随即予以承认，成为率先承认土耳其

^① 恩格斯：《土耳其问题的真正症结》，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二版，第 19 页。

^② 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1961 年版，第 201 页。

新政权的第二个国家。^① 苏联在政治、军事、经济、道义上的大力支持是土耳其独立战争获得胜利的重要因素。^② 苏联为土耳其开展独立战争提供了大量金钱和武器装备。据统计,苏联为土耳其独立战争提供了1 000万金卢布的援助以及大量武器,苏联援助占当时土耳其政府预算的20%。^③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苏联又给予土耳其大量援助,为土耳其缓解经济危机和建立国民经济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土耳其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工业发展计划的实施,很大程度上是以苏联的五年计划和工业化为模板,并且依靠来自苏联的经济援助。在此期间,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友好条约。1921年3月16日,双方签署的《莫斯科条约》^④规定,废除沙俄与奥斯曼帝国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苏联将沙俄侵占的卡尔斯等地归还土耳其。土耳其享有黑海海峡的完全主权。1925年12月,苏联与土耳其签订《友好与中立条约》,并分别于1929年和1935年两次续约。苏联之所以对土耳其奉行友好合作政策,主要出于两大因素。一方面,列宁领导的新生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执行的是一条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和革命外交政策,将土耳其对苏联的支持视为对“东方民族”的支持,将土耳其革命当作“东方民族”反帝国主义侵略的典型。另一方面,当时苏联面临十分险恶的外部环境,四面受敌。苏联与土耳其友好合作,不仅可以使双方一致对敌,维护南翼的安全,而且还可打破“敌对的资本主义的包围圈”。

苏、土这一友好关系状况基本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过,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欧洲安全局势的恶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酝酿,苏、土矛盾开始显露,双边关系出现裂痕。其中两个问题最为突出。第一是海峡问题。1923年土耳其与协约国签订的《洛桑条约》规定,设立“国际海峡委员会”且不得设防,允许外国军舰在平时和战时均得以通过海峡。随着欧洲安全局势的恶化,各方都提出修改《洛桑条约》中关于海峡制度的规定。苏联希望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自由通过海峡,同时限制非黑海沿岸其他大国在海峡地区的权利,并希望苏、土共同保护海峡。土耳其以及英国等国均反对这一立场。经过紧张谈判,1936年《蒙特勒公约》得以通过,该条约未能满

① 第一个国家为亚美尼亚苏维埃共和国。

② 1922年12月29日,苏联宣布成立。

③ Bülent Gökay, *Soviet Eastern Policy and Turkey 1920-1991*, Routledge, 2006, p. 29.

④ 1920年4月23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成立。1923年10月23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

足苏联的要求，苏联为此非常不满。^① 第二是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采取中立政策引起苏联强烈不满。二战期间，土耳其宣布中立，但实际上偏向德国。土耳其不但与德国签订贸易协定、从德国购买军火，还允许德、意军舰通过海峡进入黑海进攻苏联。土耳其拒绝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同时却与英、法缔结了互助条约。在苏德战争爆发前4天，土耳其又与德国签署《友好与互不侵犯条约》。对此，苏联认为这是敌意行为。直到德国战败前夕，土耳其才于1945年2月23日对德宣战。因此，二战尚未结束，苏土关系即出现危机。1945年3月，苏联单方面宣布废除1925年的《友好与中立条约》。6月，苏联提出缔结苏、土新条约的条件：土耳其将1921年苏俄划给土耳其的卡尔斯、阿尔达汗和阿尔特温重新割让给苏联；修改《蒙特勒公约》，允许苏联在海峡地区建立军事基地。

战后初期，苏联对土耳其政策的急剧改变由几个因素推动。第一，惩罚土耳其在“二战”中的“骑墙”态度以及亲德政策。第二，建立缓冲区，改善苏联南翼安全环境，为未来大战做准备。基于安全的追求，对于形成斯大林在战前、“二战”中以及战后不同时期的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② 对苏联而言，其在二战中损失惨重，教训深刻，美国正在为独家称霸全球而进行新一场战争的准备，对此苏联必须加紧应对，在周边建立稳固的多层安全网。中东欧已基本在苏联控制之下，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南部。第三，战后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膨胀，扩张野心暴露。在远东，对中国提出对蒙古和东北的领土要求。在近东，拒绝从伊朗撤军，并对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时任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称，“作为外交部长，我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扩展我们祖国的疆界。”^③ 第四，苏联希望修改《蒙特勒公约》，赋予苏联特权。斯大林指出，“《蒙特勒公约》是决定用来对付俄国的”，苏联不可能接受被“一个小国”扼住咽喉的局面。他强调，“土耳其政府对我们是不友好的，这就是苏联

^① 《蒙特勒公约》规定，撤销海峡国际委员会，赋予土耳其单独控制海峡的权力，并可在海峡设防。平时和战时各国商船均可自由通过。在平时，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可自由通过海峡，非沿岸国家之军舰通过海峡则受到一定限制；在战时，如土耳其为中立国，各交战国军舰不得通过海峡，如土耳其为参战国，则由土耳其决定是否允许别国军舰通过。

^② 戴超武：《斯大林、苏联外交与冷战的起源》，载《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1期，第3页。

^③ [苏联]丘耶夫：《莫洛托夫访谈录：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

为什么要求在达达尼尔海峡地区拥有一个基地的原因。这事关我们自身的安全”。^① 第五，苏联欲通过此举增强在中东的影响力。

苏联的行为立即引发一场严重的国际危机。土耳其拒绝苏联要求，并向西方寻求帮助。西方做出强硬反应，向土耳其提供援助，从而触发了冷战。苏联在土耳其、希腊和伊朗的一系列举动，促使美国对苏联冷战政策出台。美国认为苏联的行为对国际和平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美国代理国务卿艾奇逊指出，苏联对土耳其的威胁事关美国的“核心利益”。他强调一旦苏联控制了土耳其，就会控制希腊以及整个中近东地区，这又将使其在控制印度和中国方面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强调，从战略上讲，土耳其是东地中海地区及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军事因素。苏联对土耳其进行“事实上的地理与政治控制”，“将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产生最为严重的影响”。^② 1946年9月，美国宣布，作为对苏联的反应，美国将在地中海东部永久部署一支舰队。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炉，表示将为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紧急援助，以抵制内部颠覆或外部压力的威胁。杜鲁门主义的出炉标志着冷战的开始。

土耳其危机是揭开冷战帷幕的决定性事件之一，也是苏（俄）土关系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危机迫使一直在大国中周旋的土耳其转而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寻求支持和保护，并最终加入西方阵营。这为战后欧洲安全体系、苏土关系与土美关系基本框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危机发生后，西方将土耳其纳入到西方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同盟中，积极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将土耳其打造为遏制苏联的战略前沿。1947年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将土耳其纳入援助范围，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48~1951年间，土耳其共接受1.37亿美元援助。^③ 1950~1970年间，美国对土耳其军援达25亿美元。与此同时，土耳其与西方军事联盟逐步建立，形成北层防御集团。1951年10月，土、英、法、美四国提出成立中东司令部。1952年2月，土耳其加入北约，这有效防止了美、苏在中东爆发战争，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提供了单

① Hasanli, *Stalin and the Turkish Crisis of the Cold War*,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1, p. 228.

② Memorandum by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the Secretary of War (Patterson) and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Forrestal), Vol. VII, *FRUS*, August 23, 1946, pp. 857-858.

③ 其中，1948/1949年度2800万美元，1949/1950年度5900万美元，1950/1951年度5000万美元。

一的最大安全保护。^① 1954年6月，美、土签署美军在土耳其地位协议，美国开始在土耳其驻军。1955年，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巴格达条约组织”成立，成员包括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和英国。冷战期间，土耳其积极充当西方遏制苏联的战略前沿，支持配合西方在中近东以及东欧巴尔干地区的总体战略，是最具战略价值的北约盟友之一。在接受西方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同时，土耳其积极支持和呼应杜鲁门主义和艾森豪威尔主义，向西方提供军事基地，协助组建地区军事同盟，甚至出兵朝鲜支持美军作战。1957年1月，艾森豪威尔主义出笼，强调美国必须支持中东国家，以保护自由、遏制苏联的扩张。土耳其对此表示欢迎。1959年，美、土达成允许美国在土耳其部署核武器的协议。这一阶段也是冷战期间苏土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直到苏联解体，苏土关系走向缓和并开展务实合作。1962年，美国开始在土耳其部署中程弹道导弹，苏联则以在古巴部署中程弹道导弹作为回应，从而触发古巴危机，美、苏核战争一触即发。美、苏在压力之下，最终达成妥协：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作为交换条件，美国“考虑苏联的安全与焦虑”，同意撤走在土耳其部署的导弹。苏联还保证尊重土耳其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及其主权，不干涉其内政。^② 1963年4月，最后一枚核弹被运出土耳其。这一事件被视为冷战的顶峰和转折点。土耳其对美、苏私下达成损害土耳其利益的交易表示“深度不满”。这一事件也促使土耳其思考自身在美、苏对抗中如何有效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及如何发展与苏联的关系。随后的塞浦路斯问题持续发酵，进一步推动苏土关系转暖。塞浦路斯问题自50年代就存在，到60年代后期日益严峻，希腊与土耳其冲突加剧。在冲突中，土耳其日益认识到美国及西方盟友并不支持有利于土耳其的解决方案，开始考虑缓和与苏联的关系，以争取苏联的支持。为打破西方的围堵封锁，削弱北约，扩大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苏联积极利用土、美矛盾，发展与土耳其的关系，并向其提供大量经济技术援助。1965年1月，苏共中央书记波德戈尔内率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问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公开支持土耳其。1966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土耳其，这是苏、土建交以来苏联政府首脑首次访问土耳其。1969年11月，土耳其总统苏奈访

^① Daniel Pipes, “The U. S. - Turkish - NATO Middle East Connection”, *Orbis*, Fall 1990, <http://www.danielpipes.org/513/the-us-turkish-nato-middle-east-connection>, 2017-01-20.

^② 方连庆等：《国际关系史（战后卷）》（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页。

问苏联。随后苏联决定向土耳其提供优惠贷款。1972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访问土耳其，双方签署《苏土睦邻友好关系原则宣言》。1974年，塞浦路斯发生军事政变，土耳其出兵北塞，希腊、土耳其爆发军事冲突。西方国家批评土耳其的政策并对土耳其实施军事制裁。苏联则力挺土耳其。1975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土耳其。1978年，苏、土签署睦邻关系和友好合作条约，强调进一步加强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合作。1984年2月，土耳其总理厄扎尔总理亲赴莫斯科参加安德罗波夫葬礼。同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访问土耳其，双方同意建立“长期、稳定的睦邻关系”。

这一期间，苏土经贸关系取得重要进展。1960年双方签订第一个贸易协定时苏、土贸易额为1000万美元，1965年增至2000万美元，1970年达8400万美元，1977年达1.75亿美元，1978年达2.69亿美元，1983年又增加到3.25亿美元。此外，1976年，苏、土成立经济混合委员会。1984年，土、苏签订有关贸易协定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提出到1990年将双边贸易额提高到60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苏联为土耳其提供了大量经济技术援助，经济援助成为巩固苏土关系的重要支柱，大大推动了土耳其工业化进程。土耳其是苏联的最大对外援助对象国之一。苏联在工业、能源、农业、卫生、建筑等多方面向土耳其提供援助，帮助援建了诸多大型工业项目。截至1980年底，土耳其共接受苏联援助20多亿美元。总体上，从60年代后期到苏联解体，两国关系比较缓和，开展了务实的经济合作。但是，双方毕竟分属两大敌对阵营，彼此在库尔德问题、亚美尼亚问题、阿富汗问题等诸多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和矛盾。土耳其对苏联政策基本还是在北约框架之内，苏土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高竞争，低合作”。^①

纵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俄土关系发展历程，无论是蜜月期，还是60年代后缓和背景下的合作，双方合作关系多属权宜之计，务实性很强，不具战略性质。这表明，虽然昔日帝国已经消亡，但新生的两个国家并未完全摆脱两国昔日关系的阴影。独立后的土耳其依然面临来自北方的严重威胁。与积贫积弱的奥斯曼帝国相比，土耳其共和国的对外关系以及安全环境有了极大

^① Sileyman Şensoy, “Turkey – Russia High Competition High Cooperation”, *Tasam*, Oct. 25, 2016, http://www.tasam.org/en/Icerik/37971/turkey_-_russia_high_competition_high_cooperation, 2017-01-20.

改善，但仍需在大国夹缝中左右逢源，求得生存。俄、土蜜月期虽短，但为未来良好合作奠定了基础。

俄土关系的现实变化：以合作为主流

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土关系进入新时期。苏联解体对俄土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俄罗斯不仅失去大量领土，还使得数百年来俄、土不再领土直接相邻。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虚弱以及叶利钦的西向政策使土耳其面临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大大减少，土耳其战略安全环境得到重大改善。这为俄土关系调整清除了重要障碍。土耳其是最早承认俄罗斯联邦独立的国家之一。1992年5月，土耳其总理德米雷尔访俄，签署了《俄土关系原则条约》，表示彼此尊重政治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避免使用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解决争端，强调双方要为双边合作注入新动力。1997年，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访土。1999年11月，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访俄。俄、土建交后，双边贸易额快速增加。土耳其成为俄罗斯天然气的主要买家之一。土耳其甚至还从俄罗斯采购武装直升机等武器装备。1999年，两国就反恐合作达成一致，俄罗斯未向土耳其民族分裂武装库尔德工人党（PKK）领导人奥贾兰提供流亡庇护，土耳其承诺不支持车臣反政府武装。总体上，叶利钦时期，俄土关系基本保持经济热、政治冷的状况。土耳其支持北约和欧盟东扩，协助西方实施在苏联地区的扩张战略，以及土耳其推行泛突厥主义、奥斯曼主义政策蚕食俄罗斯传统地盘，导致双方在多个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与冲突，如亚美尼亚问题、库尔德问题、车臣问题、波黑问题等。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2000年普京上台和2002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P）赢得大选，两个政治强人分别在俄、土开始长期执政，俄土关系由此进入快速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双方务实合作关系逐步向战略伙伴方向升级。

（一）俄土关系的新特征

进入21世纪后，俄土双边关系突破旧的敌视或权宜合作模式，两国关系持续升温并向战略伙伴关系方向发展。两国高层频繁互访，加强了战略对话与协商，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并超越双边范畴，建立了高层次的多维度合作机制，经济上形成相互依赖格局。

第一，双方高层互访频度之密达到历史顶峰。2000 年，俄罗斯总理卡西亚诺夫访土。2004 年 2 月，土耳其副总理兼外长居尔访俄。2004 年，普京总统首次访土。2005 年，埃尔多安总理三次访俄。同年 11 月，普京总统对土耳其进行工作访问。2006 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长阿伦其和土耳其总统塞泽尔先后访俄。2007 年 3 月，俄罗斯联邦议会联邦委员会主席米罗诺夫访土。2007 年 6 月，普京总统访土。2009 年，土耳其总统居尔和总理埃尔多安总理先后访俄。2010 年 5 月，梅德韦杰夫总统访土，双方签署互免签证、核能合作等 8 个合作协议，两国关系重大升级，向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迈进。2012 年 12 月，普京总统访土。2014 年 12 月，普京对土耳其进行国事访问。2016 年 8 月，埃尔多安总统访俄，修复关系。10 月，普京总统访土，参加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世界能源大会并与埃尔多安总统举行会晤。

第二，合作领域多元化，合作层级高端化、机制化，也凸显了俄土关系的战略性。双方强调建构“全方位伙伴关系”，建立了多层次的机制化合作平台。2001 年，俄、土联合发布“在欧亚地区开展合作联合行动计划”，两国外交部就成立联合行动小组。这一行动计划象征着“在世界历史发展发生根本变化新维度下土、俄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① 2004 年，普京总统访土，两国元首签署《深化友谊和全方位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强调要提升双边关系，开展全方位合作。在合作机制方面，2004 年俄、土签署建立两国外交部常规磋商机制的协定，加强双边和多边事务磋商。2010 年，两国建立“俄、土最高级合作理事会”，由两国总统和总理亲自主持，每年举行一次理事会会议。该理事会框架下又成立三大专业性合作机制平台：政府间贸易与经济合作混委会、特别战略对话小组和公共论坛。这是俄、土间最高级别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建立该理事会的目的，是为了制定俄土关系发展战略，确定俄土合作基本方向，协调关键项目的实施，为两国商业合作提供激励。^②

第三，经济上，彼此相互依赖加深，大型合作项目奠定了战略关系的基石。贸易、投资、金融、旅游和建筑等行业是经济合作的支柱。俄、土贸易飞速发展，2002 年贸易额只有 50.64 亿美元，到 2005 年升至 153 亿美元，

^① “Turkey’s Political Relations with Russian Federation”, http://www.mfa.gov.tr/turkey_s-political-relations-with-russian-federation.en.mfa, 2017-01-22.

^② “Russia, Turkey to Establish High-Level Cooperation Council”, May 10, 2010, <https://news.am/eng/news/21060.html>, 2017-01-22.

2008 年达 378 亿美元，2012 年为 333 亿美元，2014 年为 312 亿美元。俄、土两国元首多次提出要将双边贸易额提高到 1 000 亿美元。相较而言，2015 年美国与土耳其的贸易额只有 174 亿美元。^① 至 2016 年，俄罗斯是土耳其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土耳其是俄罗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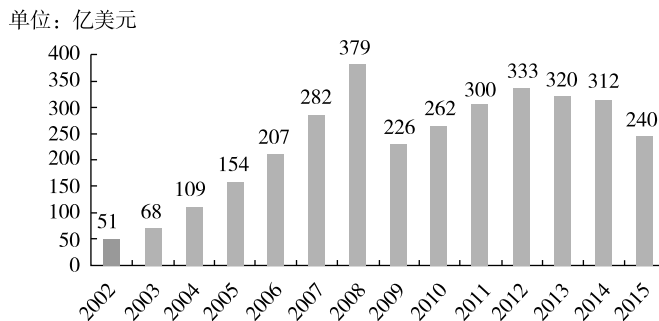


图 1 俄罗斯与土耳其双边贸易额

资料来源：<http://www.turkstat.gov.tr>, 2017-01-22；土耳其外交部网站：http://www.mfa.gov.tr/turkey_s-commercial-and-economic-relations-with-russian-federation.en.mfa, 2017-01-22。

土耳其是继德国之后俄罗斯天然气的第二大买家。2014 年，俄罗斯向土耳其输送天然气占土耳其天然气需求总量的 60%。土耳其也是俄罗斯资本输出的重要对象国，俄罗斯在土耳其制造业、能源、冶金、旅游和金融等领域大量投资。2015 年，土耳其外来直接投资的 6.2% 来自俄罗斯。为此，俄、土金融市场关联度非常高，土耳其易受俄罗斯经济危机的冲击。旅游业是土耳其的经济支柱之一。俄罗斯是土耳其第二大海外游客来源国，2015 年达 360 万人次。土耳其建筑公司在俄罗斯非常活跃。截至 2016 年 3 月，土耳其共在俄罗斯承揽 1 939 个项目，价值 648 亿美元，占土耳其整个海外建筑承包项目的 19.9%。^② 能源合作是俄土战略合作关系的支柱，双方实施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如“土耳其流”（Turkey Stream）、阿库尤核电站等项目。其中，“土耳其流”是 2014 年双方同意修建经黑海海底从俄罗斯通往土耳其及欧洲

^① “U. S. Relations with Turkey”, <https://www.state.gov/r/pa/ei/bgn/3432.htm>, 2017-01-22.

^②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New Stage of Russia - Turkey Economic Relations Report*, No. 28, 2016, <http://russiancouncil.ru/common/upload/Russia-Turkey-Report28-en.pdf>, 2017-01-23.

的天然气输送管道项目，原计划设计3条管线，年输送天然气472.5亿立方米。该项目是俄罗斯绕过乌克兰向欧洲输气的战略性项目。项目修建对土耳其能源安全保障，满足天然气供应需求，建设能源走廊亦具有重大意义，是捆绑两国战略利益的压舱石。此外，由俄罗斯公司设计并建造的阿库尤核电站，是土耳其首座核电站，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二）俄土关系历史性调整的驱动力

俄土关系的转换升级深刻反映了当今国际格局及地缘政治的变迁，也与两国的国内政治发展与对外关系变化紧密相关。

从土耳其方面看，多个因素推动土、俄接近：第一，埃尔多安认为，国际权力中心正在发生由西向东的转移，多极化格局日渐形成，西方趋向衰落，尤其是近年来奥巴马从中东实施战略收缩政策，而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大国在全球以及地区事务上日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土耳其在东西方之间，在高加索、中亚、中东和巴尔干拥有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地缘优势，土耳其必须推行“战略纵深”外交，扮演大国角色，外交上不再完全追随西方国家。第二，埃尔多安上台后，土耳其在内政外交上与西方矛盾分歧日益严重、关系疏离，对西方日渐失望。一方面，冷战结束以来，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美国在中东的政策持续损害土耳其利益，威胁土耳其的主权与国家安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土在叙利亚问题上分歧严重，土耳其对奥巴马在推翻巴沙尔政权问题上退缩非常不满，强烈谴责美国支持库尔德武装以及包庇居伦运动分子。另一方面，欧盟对吸纳土耳其三心二意，土耳其加入欧盟前景依然渺茫。此外，土耳其也失去对北约为其提供安全保护的信任。2016年初，北约警告土耳其，不要在土、俄发生军事冲突时指望北约来提供保护。^①埃尔多安本人多次向普京表达希望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以及欧亚经济联盟的愿望。第三，在经济和能源上，土耳其对俄罗斯有强烈需求。土耳其经济对俄罗斯高度依赖，俄罗斯也是土耳其构建能源走廊的重要一环。第四，在高加索、中亚、巴尔干、中东等一系列地区问题上，俄罗斯有着传统影响力，土耳其发挥作用需要与俄罗斯合作。第五，土耳其希望俄罗斯放弃对库尔德人的支持。

对俄罗斯而言，当下土耳其的战略重要性更加突出。第一，由于西方对

^① “NATO Warns Turkey It Can't Count on Support in A Conflict with Russia as Tensions Escalate”, February 20, 2016,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3455934/Nato-warns-Turkey-t-count-support-conflict-Russia-tensions-escalate.html#ixzz4WjQ3EOEP>, 2017-01-22.

俄罗斯持续施压围堵，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持续恶化，俄罗斯外交上需要寻求突破，打破封锁与制裁。第二，土耳其在安全上对俄罗斯意义重大。除了对海峡这一传统战略通道的依赖外，俄罗斯仍继续寻求南翼的安全。第三，针对北约东扩以及积极推动导弹防御体系，俄罗斯有意利用土耳其与西方及北约的矛盾，在北约南翼撕开缺口。加深土、俄合作，分化离间土耳其与欧盟、北约的关系，削弱和打击北约，是俄罗斯对土耳其政策的重要目标。第四，看重双方务实经济与能源合作。在油气价格不景气以及俄罗斯与欧洲关系恶化环境下，俄罗斯需加大对土耳其能源出口。借助土耳其来破解俄罗斯对欧洲输气的乌克兰困局，建立多元化的对欧洲供气线路。第五，俄罗斯希望与土耳其在高加索、中亚、中东以及巴尔干等地区开展合作，限制和约束泛突厥主义在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渗透扩张以及土耳其对车臣分裂分子的支持。

事实上，自 2009 年以来，由于俄土关系日益走近，关于俄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声音很高。^① 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公开表示，俄罗斯已成为土耳其“主要的战略伙伴”，俄土关系在质量和维度上都达到了新高度。互免签证，贸易额增至 300 亿美元，数百万游客互访，上亿美元投资以及阿库尤核电站等重大项目，这些使我们结成战略伙伴。^② 2015 年 10 月，普京总统也公开表示，土耳其是俄罗斯的优先合作伙伴，强调俄土关系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水平。^③ 针对 2016 年 12 月土耳其、俄罗斯、伊朗三国就叙利亚问题开展的战略协调，有学者甚至称俄、土、伊缔结了“战略轴心”。^④

^① “Russia, Turkey Confirm Strategic Partnership Course”, March 16, 2011, <http://vestnikkavkaz.net/news/politics/11926.html>; DÖNDÜ SARIŞIK, “Turkey and Russia on Way to ‘s Strategic Partnership’”, *Hürriyet Daily News*, Nov. 1, 2010,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default.aspx?pageid=438&n=turkey-and-russia-on-way-to-8216strategic-partnership8217,2010-01-11>; Elina Galperin, “Russia and Turkey’s Strategic Partnership, Made Possible by Kazakh Oil”, October 25, 2009, <http://foreignpolicyblogs.com/2009/10/25/russia-and-turkeys-strategic-partnership-made-possible-by-kazakh-oil>; “Turkey – Russia Relationship: From Crisis to Strategic Partnership”, <http://www.strategicoutlook.org/issues/news-turkey-rubia-relationship-from-crisis-to-strategic-partnership.html>, 2017-01-23.

^② “Russia Major Strategic Partner for Turkey – Former Turkish Foreign Minister”, Oct. 31, 2015, <https://sputniknews.com/business/201510311029389142-russia-turkey-partner>, 2017-01-23.

^③ “Russia Major Strategic Partner for Turkey – Former Turkish Foreign Minister”, Oct. 31, 2015, <https://sputniknews.com/business/201510311029389142-russia-turkey-partner>, 2017-01-23.

^④ “The Turkey, Russia, Iran Nexus: Economic and Energy Dimensions”, May 24, 2012, https://csis-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legacy_files/files/attachments/120529_TurkeyRussiaIran_Nexus_Ankara_Workshop_Proceedings.pdf, 2017-01-23.

俄、土战略组合的出现对于修正俄土关系旧模式，对于欧亚地缘政治关系重组和地区稳定，对于土、美、欧、俄彼此关系，以及欧洲安全格局都有着重大影响。对西方而言，俄、土走近无疑是一个危险的组合。在一定意义上，它威胁着欧盟以及北约的未来，引发了北约和欧盟是否将走向解体的疑问。^① 美国胡佛研究所知名学者汉森甚至称埃尔多安的土耳其已成为北约的重要威胁。^②

俄土关系的未来前景：深化与升级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也是未来的开端。2008年以来，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并持续深化发展，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也随之发生深刻调整。国际安全形势恶化及不确定性成为当下国际和地区局势发展的重要特征。从全球范围看，国际力量格局由西向东转移愈加明显，多极化加速发展，反全球化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呈上升势头。从地区看，从东欧到中东，再到亚太，三大板块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在新一轮的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大调整背景下，俄格冲突、乌克兰危机^③、美欧与俄关系恶化、叙利亚战争等地区危机接踵而至。加之，俄罗斯战机被土耳其击落、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遭暗杀等重大事件的发生，使俄土战略关系经受了一系列考验，其最终结果是双边关系顺利度过危机，非但未因此降级，反而进一步升级换挡。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俄土战略合作前景，和平共存彰显双方的利益汇合点。

（一）从对抗到合作：国家利益是首要因素考量

随着2010年底中东变局的发生，多国政权呈多米诺骨牌式更迭。一向稳定的叙利亚局势迅速恶化并逐步演化为大规模内战。鉴于叙利亚的地缘战略重要性以及美国与俄罗斯、沙特与伊朗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各种外部势力持续介入。叙利亚内战迅速演变为地区代理人战争。叙利亚危机愈演愈烈，战

① “Putin and Erdogan Talks: Will Russia – Turkey Reset Spell the End of NATO, EU?”, August 10, 2016, <https://sputniknews.com/russia/201608101044109092-putin-erdogan-turkey-russia-nato-2017-01-23>.

② “Victor Davis Hanson The End of NATO”, November 12, 2014, <http://www.hoover.org/research/end-nato-2017-01-23>.

③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土耳其虽对俄罗斯的相关政策提出批评，但总体上反应较为克制，与西方保持距离，未参加对俄罗斯制裁，从而使两国关系未受严重冲击。

争持续5年之久仍不能平息，除了其内部复杂矛盾因素外，各种外部势力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些外部势力中，俄罗斯、土耳其是关键因素之一。由此，如何应对叙利亚危机成为俄土关系面临的巨大挑战。有鉴于此，我们可以通过剖析俄、土两国介入叙利亚战争行为这一典型案例，研判两国关系未来走向。

俄罗斯与土耳其在叙利亚危机中持相互冲突的立场。自2011年危机爆发到2016年6月，土、俄双方在叙利亚战争问题上的政策基本上是对立的，甚至一度兵戎相见。2012年10月，土耳其截停一架从俄罗斯飞往叙利亚的飞机，称飞机运载武器并扣留货物，两国紧张局势升级。随后，土耳其要求北约在其与叙利亚边境部署“爱国者”导弹，以应对叙利亚导弹威胁，企图拉北约卷入冲突。对此，俄罗斯坚决反对，而埃尔多安则指责俄对此举做出了“错误反应”。2015年9月，俄罗斯军队直接介入叙利亚战争，引起土耳其激烈反应。之前，围绕叙利亚危机，土、俄之间主要是政治和外交上的对抗，俄罗斯支持巴沙尔政府，土耳其则充当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主要支持者，双方并未直接对抗，但自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战争后，土、俄矛盾急剧升级，开始直接对抗。2015年11月，土耳其在土叙边境上空击落1架俄罗斯战机，引发俄（苏）土70年来最严重危机。俄罗斯予以强烈谴责，指责土耳其包庇和支持恐怖主义，并对土耳其实施严厉制裁，冻结核电站项目和“土耳其流”等重大项目。外界普遍担心俄罗斯和土耳其可能爆发军事冲突。

来自俄罗斯的大力支持是巴沙尔政权得以坚持到现今的关键因素之一。叙利亚是俄罗斯的传统盟友，双方在各层次需要保持持久关系与合作。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的蚕食，阿拉伯激进阵线的逐步瓦解以及俄罗斯自身的衰退，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传统影响力急剧减弱，其地区盟友日渐减少。俄罗斯在中东缺少稳固和有关键作用的支点。^①可以说，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硕果仅存的盟友。此外，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也是俄罗斯在地中海及中东地区的唯一军事基地^②，是俄罗斯保持在中东及地中海的影响力并对北

① 姜毅：《评析俄罗斯在中东的机会主义外交》，载《西亚非洲》2016年第3期，第4页。

② 叙利亚塔尔图斯港20世纪70年代初成为苏联的海外基地。苏联解体后，该基地为俄罗斯海军继承，是俄罗斯在海外唯一海军基地。俄罗斯官方称之为“物资-技术保障点”，并非“基地”，隶属于黑海舰队。叙利亚战争爆发后，2016年俄罗斯军方已表示将把该港改造为俄罗斯海外永久性海军基地。

约构成军事威慑的战略据点。因此，叙利亚对俄罗斯具有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战略价值。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第一，捍卫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战略利益，维护其传统影响。第二，维护国际秩序和国际法，反对以武力推翻巴沙尔政权，阻止西方在全球范围内推动“颜色革命”。第三，在叙利亚问题上发挥有影响力的大国作用，凸显大国地位，并借机重返中东。第四，借叙利亚问题影响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制约西方在乌克兰问题的行动。叙利亚一旦在俄罗斯的主导下结束内战状态，将彰显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的影响力，俄罗斯还可以借此弥合与美欧的关系。^① 俄罗斯的基本政策是支持叙利亚合法政权，反对政权更迭和外部军事干涉，并为叙叙利亚政府提供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支持。2014年以来，随着“伊斯兰国”问题凸显，大量来自俄罗斯与中亚的“圣战”分子进入叙利亚参加圣战，应对来自“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威胁也成为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的主要任务。2015年9月，俄军直接介入叙利亚，一方面旨在稳固巴沙尔政权，另一方面则以打击“伊斯兰国”为主要目标。为实现政策目标，俄罗斯与叙利亚政府、伊朗、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结成了同盟或准同盟关系，并给予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一定的支持。这与土耳其的利益与政策构成了冲突。

因此，对俄罗斯而言，寻求与土耳其的合作对解决叙利亚问题以及确保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俄军在叙利亚大规模军事行动需要土耳其领空和海峡的开放。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军事实力强，且与叙利亚相邻，土、俄冲突危及俄军在叙利亚安全。此外，土耳其也是叙利亚反对派的主要支持者，并在叙利亚北部建立了安全区，叙利亚问题无论政治解决还是冲突解决方案都与土耳其有很大关系。

在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前，土耳其推行“周边零问题”外交，土叙关系良好。但是，中东变局发生后，埃尔多安错误判断形势，决心支持地区变革，扮演地区领导者角色，向阿拉伯世界推销“土耳其模式”。^② 为此，土耳其不惜改变对叙利亚友好政策，转而主张推翻巴沙尔政权，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并成为叙利亚反对派的大本营。为推翻巴沙尔政权，土耳其竭力推动在叙利

① 李小鹿：《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态势评估》，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3期，第109页。

② [土耳其] 萨瓦斯·根奇、[土耳其] 法提赫·阿吉：《中东精英如何认知土耳其外交？》，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6期，第121页。

亚建立安全区和禁飞区，与西方以及沙特、卡塔尔等国结盟，武装叙利亚反对派。不过，国际和地区局势以及叙利亚危机的演变，并未依照埃尔多安预想的方向发展。叙利亚局势发展开始在多方面对土耳其利益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第一，2013年9月“化武危机”后，奥巴马总统在“红线”前退却，不愿军事介入叙利亚。美国担忧推翻巴沙尔政权后叙利亚局势可能失控，走向“利比亚化”和“伊拉克化”。其后“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反恐取代推翻巴沙尔政权成为美国在叙利亚的最优先事项和最紧迫挑战。美、土在叙利亚问题上出现政策分歧，土耳其陷入困境。第二，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泛滥并外溢，威胁土耳其安全。为打击巴沙尔政权，土耳其、沙特以及西方国家动员或纵容全球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成为“伊斯兰国”、“努斯拉阵线”等诸多极端组织兴起的主要因素。土耳其还成为境外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的主要过境通道。但是，“伊斯兰国”坐大后很快与原先支持者为敌，土耳其开始成为恐怖袭击目标。2015年以来，“伊斯兰国”频繁在土耳其境内发动恐怖袭击，恐怖主义上升为土耳其头号安全威胁。第三，库尔德人势力日益壮大并对土耳其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重大威胁，成为土耳其政府头号心腹大患。叙利亚库尔德人聚居区靠近土耳其边境，与土耳其库尔德地区、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相连。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叙利亚库尔德人利用乱局壮大自己，建立武装和自治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关系紧密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跃居为叙利亚反对派中实力最强的一支武装，成为美国所仰仗的打击“伊斯兰国”的主力军。美、俄等国纷纷向该组织伸出援手。2014年1月，叙利亚库尔德人宣布建立自治政府。2016年3月，又宣布成立叙利亚北部库尔德联邦。^①与此同时，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再度恶化。2015年7月，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的停火协议废黜，双方战火又起。^②在此背景下，土耳其日益担心叙利亚库尔德人可能谋求独立建国，并与土耳其、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连成一片。2015年8月，土耳其出兵叙利亚，名义上打击“伊斯兰国”，但真正目标是库尔德人。埃尔多安多次公开表示，决不允许在叙利亚北部出现一个新国家。土耳其与俄罗斯就叙利

^① [Http://spuniknews.cn](http://spuniknews.cn), 2016-05-30.

^② 2013年3月，土耳其政府经过与被关押在狱中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的谈判，与库尔德工人党达成停火以及库尔德工人党从土耳其境内撤出武装的协议。2015年7月，由于土耳其国内政治发展变化，土耳其政府撕毁协议，停火协议失败。

亚问题达成合作协议，条件之一就是俄罗斯减少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支持。普京公开表示不支持库尔德人独立。第四，数百万叙利亚难民涌入加重了土耳其经济、社会负担，并带来严重安全问题。据统计，叙利亚冲突以来，已有270万难民进入土耳其^①，使土耳其成为全球最大的难民接受国。^②截至2016年底，土耳其政府已为难民安置花费114亿欧元。^③

上述一系列问题的存在，促使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开始采取务实立场，尤其是在俄罗斯直接军事干预后，土耳其意识到推翻巴沙尔政权目标已不可能实现，要维护其在叙利亚利益必须寻求俄罗斯的支持与合作。2015年底俄土关系恶化后，建立安全区和遏制库尔德人的目标难以实现，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一度被边缘化，在叙利亚利益和安全难以维护。因受俄罗斯制裁，土耳其经济严重下滑，俄、土贸易大幅减少。2015年爆发危机前，土耳其在俄罗斯建筑市场约占1/5~1/3的份额，但2016年1~3月双方未签署1个项目。^④而且，俄罗斯游客急剧下降。2015年俄罗斯赴土耳其游客达360万，而2016年1~8月下降到30万人。在多重压力下，土耳其转变了推翻巴沙尔政权的政策，并开始与俄罗斯在叙利亚合作。俄土关系恢复并开展合作后，“土耳其在叙利亚恢复了影响，并有机会重回地区中心舞台”^⑤。

2016年6月，埃尔多安致信普京就击落战机事件道歉。两国关系转圜。同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政变对加速土俄关系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对政变的暧昧态度并对埃尔多安政变后采取措施持批评立场，与普京第一时间给予埃尔多安大力支持形成鲜明对比。8月，埃尔多安访俄并会见普京，就恢复经贸联系和反恐合作举行会谈。俄罗斯宣布解冻同土耳其的关系，逐步取消对土耳其制裁。埃尔多安称俄土关系回归正确轨道，揭开

① “UNHCR Syria Regional Refugee Response - Turkey”, <http://data.unhcr.org/syrianrefugees/country.php?id=224>, 2017-01-24.

② 崔守军、刘燕军：《土耳其对叙利亚难民危机的应对及其影响》，载《西亚非洲》2016年第6期，第73页。

③ “Turkey: Refugee Crisis”, January 2017, http://ec.europa.eu/echo/files/aid/countries/factsheets/turkey_syrian_crisis_en.pdf, 2017-01-24.

④ “New Stage of Russia-Turkey Economic Relations”, RIAC Report No.28/2016, http://russiancouncil.ru/en/inner/?id_4=8537#top-content, 2017-01-24.

⑤ Semih Idiz, “Will Improved Ties with Russia Make Turkey Regional Player?”, January 5, 2017,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7/01/turkey-russia-will-improved-ties-make-ankara-regional-player.html#ixzz4VcaN1i5J>, 2017-01-24.

新的一页。^① 埃尔多安将政变后首次出访对象确定为俄罗斯的举动意味深长。在叙利亚问题上，土、叙开始寻求合作，建立了由情报、军事和外交代表组成的俄罗斯、土耳其、叙利亚合作委员会。在俄罗斯默许下，2015年8月下旬土耳其军队越境进入叙利亚北部开展“幼发拉底河盾牌”军事行动。10月，普京出席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全球能源峰会并与埃尔多安会晤，双方重申加强政治、经贸和军事合作，重启阿库尤核电站和“土耳其流”建设，决定取消包括农产品在内的部分从土耳其进口商品的禁令。自此，两国关系基本实现正常化。12月，在俄罗斯推动下，土耳其协调叙利亚反对派撤离阿勒颇，叙利亚政府军取得阿勒颇战役的重大胜利。12月19日，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遭极端分子暗杀。此事件非但未危及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反而推动了双方的进一步合作。双方都谴责该事件是某些势力企图阻碍俄土合作。之后数日，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三国外长和国防部长联合在莫斯科就叙利亚问题举行会谈，三国就叙利亚实行全面停火达成协议并发表莫斯科宣言，三方共同担任停火的担保人，并推动2017年1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举行叙利亚问题会谈。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三国在叙问题上突破性进展以及土耳其的转向，对叙利亚问题解决以及俄土关系重建具有重要影响。2017年1月，俄、土还达成协议，俄罗斯为土耳其军在叙利亚巴卜地区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提供空中打击支持。1月18日，俄、土空军在巴卜展开联合空袭，摧毁“伊斯兰国”36个目标。这是两国首次在叙利亚展开联合军事行动。在美军拒绝为土耳其军队行动提供军事支援的背景下，来自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尤显突出。1月23~24日，俄、土、伊三国在阿斯塔纳举行会谈并达成协议，表示将建立叙利亚停火三国联合监督机制。从阿勒颇战役到莫斯科宣言，从联合军事行动再到阿斯塔纳和谈，俄、土合作由此达到了新高度。

21世纪以来，俄罗斯与土耳其由合作到对抗、再由冲突到合作的迅捷转变，不仅说明俄、土共同利益基础牢固以及对彼此需求的迫切性和现实性，也显示俄土关系的战略性和坚韧性。

（二）从历史到现实：俄土战略伙伴关系面临的挑战

即便俄土关系被赋予很强的战略意义，但是，俄土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仍

^① Alastair Jamieson, “Turkey’s Erdogan Meets Russia’s Putin for ‘New Page’ in Restored Relations”, August 9, 2016, <http://www.nbcnews.com/storyline/Turkey-military-coup/Turkey-s-erdogan-meets-Russia-s-Putin-new-page-restored-n626101>, 2017-01-24.

然有着较大不确定性，存在着三大致命的缺陷，这为双方关系前景蒙上阴影。第一，由于历史的宿怨，俄罗斯和土耳其彼此对对方的政策与战略意图怀有疑虑，严重缺乏战略互信。由于历史上的纠葛，土耳其社会反俄罗斯情绪浓厚。来自北方的威胁始终是土耳其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土耳其对俄罗斯的和平与合作意图向来怀有根深蒂固的疑心。2014 年，美国皮尤中心关于俄罗斯的全球形象民调显示，俄罗斯在土耳其形象不佳，民众对俄罗斯持负面看法的比例持续升高（见表 1）。2015 年以来，双方冲突使俄罗斯在土耳其民众中的形象更差。阿勒颇战役结束后，土耳其国内爆发大规模反俄抗议活动。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被暗杀也与阿勒颇战役有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耳其社会对俄罗斯的负面看法增大。

表 1 土耳其民众对俄罗斯的认知

民调时间	喜欢 (%)	不喜欢 (%)
2007 年	17	64
2009 年	13	63
2010 年	16	65
2011 年	18	67
2012 年	16	63
2013 年	19	66
2014 年	16	73

资料来源：“Russia’s Global Image Negative Amid Crisis in Ukraine”，July 9, 2014, <http://www.pewglobal.org/2014/07/09/russias-global-image-negative-amid-crisis-in-ukraine>, 2017-01-24; “Global Opinion of Russia Mixed”，September 3, 2013, <http://www.pewglobal.org/files/2013/09/Pew-Global-Attitudes-Project-Russia-Report-FINAL-September-3-20131.pdf>, 2017-01-24.

第二，受到土耳其与西方盟友关系的制约。土耳其与西方结盟已有近 70 年历史，双方相互融合度已很高，土耳其对西方政治、经济、安全高度依赖。埃尔多安虽对西方失望，但无意就此脱离西方阵营。埃尔多安屡屡提出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更多是为了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打牌，谋取利益。土耳其将发展与俄罗斯关系作为平衡西方的工具已不是秘密。土耳其深知，北约、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并不兼容。土耳其素有在列强中周旋的传统和经验，当前土耳其与西方、俄罗斯的关系同二战期间土耳其在苏、德之间的“骑墙”政策类似。为此，一些专家称俄土关系是

战术性的，不可能建立平等、长远的战略关系。^① 美国政府公开表示不担心俄、土接近会削弱土耳其与西方包括美国的关系。值得指出的是，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大博弈中，西方也不会轻易让土耳其脱离，滑入到俄罗斯轨道。

第三，俄罗斯与土耳其存在一些利益冲突。除了经济上的共同利益外，俄、土在诸多地区问题上存在很深矛盾（如前所述，包括亚美尼亚问题、库尔德问题、车臣问题、波黑问题等等），在一些问题上竞争大于合作。

综上，在当前国际战略环境下，俄土战略伙伴关系未来仍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政治上，普京和埃尔多安相互需要。埃尔多安正全力打造新土耳其，将凯末尔的土耳其改造为埃尔多安版的土耳其。埃尔多安在国内外面临很大压力。普京在内政上也面临诸多挑战。外交上，俄、土外部环境相似，都面临很大的孤立局面，尤其是与西方关系均问题重重，这也促使双方走到一起。短期内这一状况难以实质性改变。埃尔多安要打造新土耳其和普京要实现“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的梦想，借助西方均已不可能实现。土耳其经济不佳，俄罗斯制裁使其雪上加霜，这是埃尔多安被迫向普京低头的重要原因。因西方制裁，国际油价陷入长期低迷，俄罗斯北线输欧天然气通道受阻，经济困境也迫使俄罗斯寻求与土耳其合作。战略上，普京与埃尔多安均有推动欧亚主义的抱负，土耳其和俄罗斯在国内都终结了是否属于欧洲的辩论并均同时向东转，都希望在欧亚发挥更大作用。

结 语

纵观 600 年来的俄（苏）土关系演变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几大规律性发展趋势与特征。第一，俄、土由冲突为主的旧关系模式转向以合作为主的新型关系模式，彼此共同利益日益增多，双边关系渐趋战略性质。第二，彼此地位发生了显著改变。数百年来，俄土关系不平等特性较为明显。以俄罗斯对土耳其的侵略和扩张为主导，土耳其几乎总是处于被动的受欺凌的地位。但如今这一状况已发生显著变化，土耳其地位由“低”走“高”，双边关系性质日趋平等化。第三，土耳其对俄罗斯外交自主性不断提高，但在大国间搞平衡仍是不变的章法。第四，作为俄罗斯外交 300 年来中心议题的海峡问

^① Jeffrey Mankoff, "Russia and Turkey's Rapprochement", *Foreign Affairs*, July 20, 2016,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turkey/2016-07-20/russia-and-turkeys-rapprochement>, 2017-01-24.

题虽依然重要，但其对俄罗斯的安全以及俄土关系的重要性显著下降。与此同时，作为能源战略通道的土耳其和能源供应大国的俄罗斯，能源在土 - 欧 - 俄三方之间合作的重要性不断上升。

俄土关系的这一数百年演变路径则要归结于三大基本动力：国际秩序的兴替、国际格局与地缘政治的演变，以及俄、土彼此实力与地位的转换。其中有几个因素最为关键：奥斯曼帝国与沙俄帝国的异向兴衰；俄罗斯对近东及黑海海峡的历史性情结；冷战的终结与苏联的解体；俄罗斯与欧洲及西方的历史性恩怨；西方的兴衰以及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嬗变。俄土战略关系的发展则是国际秩序和地缘政治关系百年嬗变的集中反映。

The Internal Logic and Trends of Russia - Turkey Relations

Tang Zhichao

Abstract: The long history of Russia - Turkey relations could date back to the 16th century when the longest Russian - Turkish wars in European history began. From the First World War to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Russia - Turkey relations have experienced confrontation, intimacy, friction, and pragmatic cooper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especially entering into the 21st century, the two countries changed their historic relations dramatically, and began a new stage of strategic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During this period, the quick change from cooperation to confrontation and from conflict to cooperation, not only shows the solid foundation of their shared interests, as well as the urgency and feasibility of each other's needs, but also indicates the strategic and tenacity of Russia - Turkey relations. Meanwhile, external strategic environmen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se relationship adjustments. For a long time, the strategic alliances between Turkey - the West and Turkey - Russia's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ll coexist peacefully.

Key Words: Russia - Turkey Relations; Confrontation; Cooperation; Strategic Partnership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